

· 科學幻想小說 ·

Y 的貶值

伊 長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

V 的 貶 值

伊 長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一九七九年·香港

v 的 貶 值

伊 長 著

*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

JOINT PUBLISHING CO. (Hong Kong Branch)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 Kong

大千印刷公司印刷
香港九龙炮仗街七十五号

*

1979年4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定價港幣五元

編者的話

本書是一部科學幻想小說，主要敘述一個生物化學家發明了一種易容藥，以及他和一個女大學生在改容前後悲歡離合等傳奇性遭遇。其中交織着愛和恨、美和醜、真誠與虛偽、善良與兇殘、科學與愚昧、成功與失敗、希望與失望等種種矛盾和衝突。作者想像豐富、文思流暢，既富有文學上的幻想魅力，又不完全違背科學常理，而且並非全無現實意義。因此本書實際上已超越一般科學幻想小說的範疇，不僅增加你的科學新知，還傾談人生哲理。

講到人生哲理，本書中的一個主人公說：“我們要造就這樣一個世界，只有智慧和道德才是衡量人類的真正天平。”人們在從事改造人的品德的活動中雖然往往遭到失敗，但是“失敗中也包含着成功！”這也許是這本書的主旨吧！

本書作者至今仍生活在內地，能夠寫出以外國為背景的這樣一部作品，是頗為難能可貴的。

三聯書店香港分店編輯部

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

前 言

你走進博物館和畫廊，常常為名家大師們的傑作傾倒。他們的妙手如生地再現了美麗的女郎，人們屏息凝神，久久不肯離去……

你隨便打開哪一本小說，裏面總有些女主角們叫人依戀難忘，她們的個性、她們的命運、她們與社會的苦鬥，使之化成一種精靈，襲入讀者的心扉。作家們總是把她們描寫得楚楚動人……

在電影的銀幕上，電視的熒光屏前，廣告、商標，如烟的人海中，美女們是新星，是鮮花，是法力甚大的魔杖；當然，從另一個角度看去，她們也許是一些煩惱和糾紛之源。

可是，在億萬婦女中，大部份人平凡無奇，她們的容貌和身姿讓人轉瞬即忘，即使很多人心地高尚、純潔，但人們過於信賴自己的感官。美，確有它的價值。

假如有一天這種情況突然變了。女人們個個都漂亮無比，大家會說：噢！怎麼分不出來美和醜？那會有什麼事發生呢？

恰恰這種事是可能的，它降臨的日子不遠了，你翻開這本書，就可以看個究竟。這也是本書題目的含意，字母“V”代表那個大名鼎鼎的愛神維納

斯，她是美和欲的化身，她難道可能貶值嗎？

伊 長

1978.11.於北京

(一) 各人都有傷心事

……長長的，彷彿沒有盡頭的街道終於走完了。

格爾森寧D·安琪拉小姐氣急敗壞地登上台階，沒頭沒腦地敲擊那扇看膩了的桃花心木嵌花大門。供事多年的老女僕戴麗絲吃驚地站在打開的大門旁，她鬆弛而佈滿皺紋的臉上露出孩子氣般的驚愕：

“這位獨生女是怎樣了，從來也沒有見過她像今天這樣脾氣暴躁。”

這是棟豪華的府邸，兼備了舊式貴府和現代派的特色。意大利式的紅木傢具，激光全息電視機，土耳其掛毯上有君士坦丁堡的建築圖案，天花板上面可以透出全景聲的悠揚樂曲。波斯地毯下面有消音器，使人走路像蛇一樣無聲無息。餐廳的飯桌上擺着銀質餐具，連那隻俄羅斯式的大酒壺中也有電腦。你打開它的開關，各種酒的名字就會在眼前跳躍，等選中了就按一下電鈕，這酒壺不單會自動給你斟上一杯，還用悅耳的聲音說上一聲：

“祝你胃口好！”

安琪拉毫無興致地穿過更衣室，側廳，走廊，衆多的房間，連“嗷”的一聲尖叫也無法使她低頭。

這是肯尼斯——這條搖尾吐舌的蘇格蘭狗，興致很高地迎接它的女主人，被急行的姑娘無意中踩上，悻悻地垂着尾巴離開。

她緊咬着嘴唇，勉強忍着眼淚，一直撲到自己的那張床，蒙上柔軟的被子，再也克制不住了，她放聲痛哭起來。

哭聲是這樣悲切，連玻璃窗也感動得嗚嗚哀鳴。她痛苦的時間這樣長，不知道西垂的太陽早就滾到天邊。老貓伊薩克·牛頓——這隻用偉大物理學家命名的動物，把頭拱在小姐抽動的後腰上，蹣縮成一團呼嚕呼嚕睡了好幾覺。安琪拉忘了吃飯，兩頓飯的時候都過去了。戴麗絲伸頭探腦不敢驚動傷心的小主人，只好把蘑菇雞片湯熱了三次。

.....

不知是什麼時候，她終於止住哭聲，淚腺早抽乾了輕易不流的淚水，把它全部、慷慨地洒到鵝毛被上。她聲音嘶啞，喉頭似梗着灼熱的火炭，把頭從浸透淚水的褥子上抬起來。用手揉揉發酸發澀的眼角，苦撐着疲倦的眼皮，漫無目的地向窗外望去。

黑天鵝絨般的夜幕下，波士頓城是一片輝煌的星光，啊！夜晚，美國的夜晚又來臨了。但今天，連夜晚也顯得醜惡，黑暗不過是罪孽的魔術巾，兇殺犯在它的掩護下揮動着左輪槍，強姦者扼住少女的咽喉，多少保險櫃此刻被撬開，多少密謀分子在篝火旁狂笑。她所以憎恨夜，是因為夜屬於所有的人，唯獨不屬於她，而她心中的夜曾經是無限的甜

蜜。

從小安琪拉就喜歡夜晚，害怕白天。因為黑暗似乎使人人平等。她常常躺在散發着暑熱的草坪上，用心聽荷塘裏的雨蛙與石縫中的黑頭蟋蟀吵架，數那些天然的和人造的星星，想像騎着流星尾燄上的巫婆，據說她會在人間到處撒播嫉妒，不和與仇恨。各種樂聲在靜謐的夜中隨風飄蕩，這樂聲使她又想起了自己的情人，沒有帶來幸福的戀人。

這就是莫里斯，姓弗雷德。他就出現在樂聲和夜晚裏。

真後悔又想到他。一想到這個德克薩斯青年，眼淚就要湧出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。不該從沙漠中救出這條瀕死的響尾蛇，害得它蘇醒過來，在自己心上狠狠地咬一口。

……勇敢的波士頓姑娘躺在荒草間，承受着塞南多國家公園的森林和黑夜的挑戰。在佛吉尼亞州的秋夜中，涼爽的風送來烟草和野菊的淡淡香味。她胆大包天，從小慣於孤獨，一個人時就感到信心十足。幽靈般地在荒山野谷中游蕩正是她的癖好。與其喜歡人類，莫不如說更喜歡自然。她不美，這使她無法體會到少女們在青春時的歡樂，所以大自然成爲了她的藏身之所。

枕着旅行包，她仰望繁星閃爍的天空。從黑黝黝的楓樹梢頭，可以看見獵戶星座。這位希臘武士，用大頭棒和野獸搏擊。野獸，遠方傳來棕熊的低吼，傳來狐狸像老人一樣咳嗽的聲音。她太習慣

了，就連美洲豹的襲擊都遇到過，當枕頭的旅行包中有一台高頻音響發生器，這玩藝刺耳的嘯聲和眩目的電光會嚇走任何襲擊人類的野獸。真難得用上一次，這些一度被大量捕殺，在禁獵區所剩無幾的動物，不是需要驚嚇，倒是需要愛撫呢。

彷彿是幻覺一般，在生物的交響樂中摻入了人的樂章，渾厚的男低音唱着古老的西班牙小夜曲，這種歌現代很少有人去哼了——

“天邊的晚霞剛剛消散，
我又來到你樓台前。
吉他響起輕輕的歌聲，
驚擾了你那恬靜的夢……”

安琪拉從來不上劇院，也不光顧跳舞場和音樂廳，她在那裏會代替歌星成爲衆所矚目的目標，而最美的音樂，也治不好受侮辱的心靈。今天，在南方的曠野中，是誰爲橡林和灰狼免費演唱呢？難道也有人像她這樣，要時時躲開人類，投到大自然的胸懷中嗎？

“請你快出來吧，聽！琴聲多麼悠揚，
快出來吧，尼謝塔，快打開你的窗！
爲了愛情，爲了愛情我真情願，
把格列那達全送給你，請你快出來聽小夜曲……

別讓我再等待你。”

姑娘被歌聲攝出魂魄，死死地抓住滿是苔蘚的樹墩。她眼中含着激情的陽光，嘴中唸叨着繆斯的

名字，整個身體隨着音符戰抖，直到那歌聲像來時一樣悄悄地逝去。

她記住這男子的聲音，沒有勇氣走上前去。如果晨曦穿過樹梢，投在毒蘑菇和牽牛花上，任何體面的男人，即便出於騎士般的美國風尚，會挽着她的手，把她引出這蠻荒的密林，也不會為她打開那珍貴的心靈之窗。因為她不漂亮。最好把它忘却吧，毫無希望的初戀。

可是過了多久……半年以後，她在格爾森寧府的花園中，又聽到了這熟識的男低音，這天夜裏，安琪拉心神不寧，從陽台上走到花園裏，半痴半夢地想像着那男子的形容。這少女扶着普拉克西泰利（古希臘公元前四世紀的雕刻家）刻的赫美斯神像，心事重重地凝視着薔薇花叢，歌聲響了起來，它這次變得無限傷感，像是法蘭西塞納河上不散的愁霧，這是一支馬斯涅為迦列譜的《悲歌》：

“啊，春天早已消逝，明媚的春光早已一去不復返！

再不見蔚藍晴空，再聽不見小鳥們快樂歌唱。
我再也不能歡樂啊！我愛人離我遠去了。啊，
即使春天來臨也枉然！”

心弦又被無形的手撥動，安琪拉控制不住自己，沿着小徑摸向花園的邊緣。她向歌聲響起的地方摸去，終於在牆邊看到了那個青年。他高大的身軀倚着一棵椴樹，當遮住月光的浮雲飄開時，安琪拉雙手捂住心臟，幾乎驚叫出來。

淡淡的月華投在那青年臉上，他俊美得像羅得島太陽神殿中的阿波羅，他有希臘式高聳的鼻子，清秀的面目，一股聰慧的英氣從眉間浸滲出來。美麗的眼睛無神地送着細碎的流雲，他起伏的胸膛中還繼續發出悲慟的歌聲：

“你不再與它同歸，往日歡樂，美好春光不復回！

在我心中都已幽暗冰冷，

都已凋謝！永遠沉淪！”

“告訴我，你是誰？”不知從哪裏激起的勇氣，安琪拉迎上那男子，唱歌人嚇了一跳，隨即抱怨地看着這女郎。

“這不干你的事，我自己在對心唱歌。”

“我是這棟府邸的主人，如果你肯賞光，請到舍下喝杯咖啡。”直到跟前，安琪拉才看出這男子衣衫老舊，沾滿塵土和枯草莖，他眼睛顯得疲倦，皮鞋也很久沒有擦了。他不像是本地人。

青年猶豫了一下，“我不去，似乎這裏也挺美。”他環視了一下樹叢和黑暗中的桃花，吹着一種口哨，可連他自己也知道，這絲毫不能表達高興的情緒。

“這裏就這裏。”主動的女主人扯下一枝杏花，她不知道自己的臉能給這人留下什麼印象，幸而她腰身還算不錯，投在地上的月影也還有幾分嫵媚。

這晚上的談話，與其說是聊天，毋寧說是訂個合同。

這位莫里斯先生確有極大的不幸。他是中部種

玉米農場主的兒子，姐姐被一個德國慕尼黑騙子拐走，杳無音訊，父親把全部賭注押在玉米上，指望根據蘇聯的長期合同，能撈一筆收入。玉米豐收了，可事業破產了，阿根廷採用了新式的激光育種，一場豐收就使價格跌到可憐的田地，儘管聯邦政府有農業補貼，但高昂的成本使他欠了銀行十幾萬美元，他靠新貸款又種了一年，結果更慘，俄國人撕毀了合同，因為他們的烏克蘭這年收成很好。父親沿着無邊的土地和森林走去，一去就沒有回來。

母親身老體衰，無力供他上學，過了不久，心臟病又把她送入天國。莫里斯單槍匹馬地在這世界上周旋，當過農業臨時工，在低等酒吧間唱歌。為餐館洗過盤子，由於沒有給黑手黨納私稅，差點給勒斷脖子。他頑強地頂着，看着百老匯的摩天巨廈，眼巴巴地盼着能有一天爬上那聳入雲端的高層。也許會有什麼聖母為他的逆境動了憐憫之心，拉他一把，他多麼地需要拉一把，因為他到底有一個王子的天賦和機智。

這個聖母就是安琪拉，他可做夢也想不到是這樣的女人。可這姑娘心誠胆赤，慷慨解囊，一片衷腸。決定幫他補課，資助他上大學，贈給他一個錦綉前程。這樣的美事誰不會動心呢，莫里斯先生為這建議所打動，感恩戴德地吻了一下少女的手。

“我想，這世界上如果真有善良女神的話，那就是你了。”

安琪拉紅暈飛上雙頰：“你是我心靈的搖籃，看

見你，我知道這個世界上尚有着許多的不幸，苦命的人們也許要互相成爲盾牌和寶劍，才能在這冷酷的人類圈中殺出一條路來。”

晨星在這曙光中漸漸隱退，是分手的時候了，姑娘對青年說：“我深信你能考入我們哈佛大學，明天對你來說平坦光明。”

青年受了感動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我走遍天涯海角，也不會忘掉你的恩德。”

“咱們都一言爲定！”女郎把他扶起來，把他冰冷的手拉到自己激烈跳動的胸膛上，輕風拂動她的白紗衫，朝陽在淚珠中迸射出光彩。

莫里斯先生看清了那張臉，這女人和這個玫瑰花園，花園中東方色彩的樓台亭閣實在不相稱。他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，他清楚自己的前程要靠什麼，固然，自己的智慧是地基，可金錢是鋼筋和士敏土，在美國，沒有它，對不起，什麼也……

悲劇往往是以巧遇來開幕，這情形不必翻大師名家的著作，就是生活中也比比皆是，人們會突然發現一朵罕見的火花，因爲其珍貴就全力相撲，甚至把生命也爲之寄托，那火花閃閃爍爍，一度似已在握，但當它泯滅時，黑暗會比以前更深沉。因爲，絕望是來自希望。

莫里斯的戲就如此開場了，雖然現在不得不用淚水把他洗光。農場主的兒子上了哈佛，在長春藤院系中畢竟少見。那扇望眼欲穿的大門向他敞開了，他真是躊躇滿懷。安琪拉小姐在半年的時間裏

幫助他學完了必要的課程，用金錢把他打扮得像英格蘭貴族。青年人才智超羣，不負所望，新星一般地在同學中出現，誰都要對他另眼相視。

安琪拉受創的心也得到痊癒，還有誰比她更珍惜這唯一的戀人呢？她本來無法思議自己還會有愛情，這個字眼永遠是別人的，留給她的只是冷漠、敵意的虛空。幸而維納斯神的金箭無孔不鑽，無論是美是醜都會被射中。情史情書往往由美男美女來寫，醜男和醜女早化為不置一顧的塵埃。但揉皺的心花一旦開放，倒比得上維蘇威和尼拉供果火山的熔岩，它是這樣毫無保留，彷彿知道花開還有花謝。春去冬來，愛情的一幕接一幕。這對邂逅的男女總要到加拿大的尼亞加拉瀑布春遊，或者到阿爾卑斯狼牙鋸齒般的山峯上滑雪。加勒比海灼人的陽光下，他們在牙買加的蒙特哥海濱洗海水浴。印度的那些佛教古刹莊重而又輝煌，聽着和尚們朗朗的經文，他倆默默地祝福生活和前程。

他有過愛情嗎？姑娘問自己，或許有吧。他們不是也在丁香樹下親吻，或是在金色的沙灘和白色的浪花間叙情，至於安琪拉現在坐的有鴨絨褥子的楠木雕花大床，就曾記下了他倆……唉！要是萬事如意，“有情人終成眷屬”，等這心愛的王子畢業，也該結婚了吧。如果不愛他，安琪拉為何又要以身相托呢？慈善家們固然也會施些小惠給別人，但她可是用處女的痴情來作個賭注。

天底下總是悲劇比喜劇多得多吧，要不看《哈

姆雷特》的人爲什麼比看《第十二夜》的人多得多呢？安琪拉心上那個瘤子隨着莫里斯的漸漸發跡而生長，隨着他才華橫溢地步入社交界而變異成癌，這癌吸收了她的膏血而惡性滋發，它的陰影烏雲一樣低壓在心頭。人們不能不提出那流傳了成千上萬年的老問題，也是無法逃脫的核心問題。

“醜女人會有人愛嗎？”

傳教士們似乎在說：“良心和誠意會感動一切的。”算了吧！誰不知道他們見了醜陋的教民總是愛理不理，而遇上漂亮的女人又如何骨軟筋酥，他們盯着修女面紗的樣子真是眼欲出血。不去揭他們的醜事了，因爲現實的人們從來就沒信過這一套。

這問題鑄成了富有的姑娘的心病，這心病每逢她獨居孤處，就狂襲而來，她縹緲的希望全寄托在：自己的一片赤心和熱忱能換來幸運兒的些許感情。也許知道這是自己騙着自己，可天曉得，這幾年就這樣從鋼絲上走過來了。

沒有誰比這哈佛學生更清楚：希望近於沙漠中的海市，一朝莫里斯變心，她的全部大廈都會歸於傾毀。女人的容顏，就是天平的砝碼，談判桌上的王牌，電子計算機的硬件，鬼都知道這生物界的真理，更何況是二十世紀末的人。

吞下這杯苦藥的時日終於到了。德克薩斯莊園主的兒子在波士頓上流社會中平步青雲，智慧奔放。越來越多有錢有勢的漂亮姑娘向他遞眼風，捧他的場，舉辦他的獨唱會，吟他的詩，讓他坐在

超級沙龍中談什麼柏拉圖的空想和薩特的存在主義。姑娘——他過去的保護人——心上的癌轉移到周身，令她痛苦不堪。他一定會負心的，看看那雙燃燒着慾火的令人傾倒的眼睛吧，就在獲得畢業學位的那個熱鬧的晚會上，負心人志得意滿地戴着學士的桂冠，向她開口了：

“親愛的安琪拉，能不能和你說幾句話？”這青年依舊彬彬有禮，但眼底冷酷無情，讓人感到是放着乾冰——這零下七十多度的二氧化碳。

“請你別說了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。”姑娘咬着嘴唇。莫里斯扶着小姐的腰來到怒放着石榴花的庭院中，啊！又是一個美好的夜，月光灑射在噴水池的水珠上，反射出清冷的色調。

“應該謝謝你，助我走了這許多的路。今天，我像立在落基山的阿爾伯特山峯上，回憶起過去是多麼卑微。雖然人生依舊是莫測風雲，但命運之門已為我敞開。這一切，不能不說，全是得你之助。我計算了，我一共用了你一百萬美元，如果上帝允許我成功，我要用三倍的錢來賞還給你。”

“我難道就只給了你幾個錢嗎？”少女忍着心臟破裂的痛苦。

“……”莫里斯依在一棵法國梧桐樹下，悠然點着一枝雪茄烟，他早就準備接受這姑娘一切獨白。

“弗雷德，我早就想到這一天，但我無法控制自己，因為我愛你。西方人總是把愛情視為草芥，甚至把性慾和它混為一談。我愛你，不僅是你高